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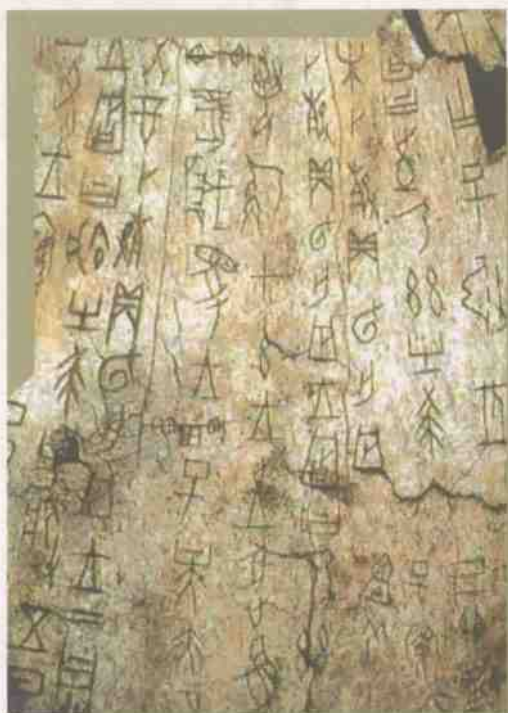


大学人文科学教育文丛
宁晓志 / 主编

WENZIXUEZHUANTIYANJIU

文字学 专题研究

郝继东 朱力伟
衣淑艳◎著



文字学 专题研究

郝继东 朱力伟
衣淑艳◎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学专题研究/郝继东、朱力伟、衣淑艳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8
(大学人文科学教育文丛/宁珍志主编)
ISBN 978-7-207-07427-0

I. 文… II. ①郝…②朱…③衣… III. 汉语—文字学—研究 IV. 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3866 号

责任编辑:汤克白

装帧设计:天 硕

文字学专题研究

郝继东 朱力伟 衣淑艳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7427-0/I·993

总 定 价 120.00 元 (本册定价:2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前 言

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字中,中国的汉字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字。从它的起源以来,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经受了历朝历代的风风雨雨,但至今仍然保持着它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的特色。如今,它依然保持着一贯的风采,既蕴含着古老的传统,又散发着时代迷人的气息,真可谓魅力永存。刘湛秋先生对汉字曾表达出深挚的情结:“在世界的文字之林中,中国的汉字确乎是异乎寻常的。它的创造契机显示出中国人与世不同的文明传统和感知世界的方式,但它是强有力的、自成系统的,它用一个个方块字培育了五千年古老的文化,维系了一个统一的大国的存在,不管这块东方的土地上有多少种不同的语音讲着多少互相听不懂的方言,但这汉字的魅力却成了交响乐队的总指挥!”(《我爱你,中国汉字》,《人民日报》1988年12月18日)

汉字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突破时空限制的辅助交际工具,它从方方面面体现和传承了中国人的智慧和文明。而汉字的产生表现出“光昭日月”(王充)的丰功,“天雨黍,鬼夜哭”(许慎)的伟业。据出土文物的考证,汉字的出现,在距今6000年左右。古代神话故事中有“仓颉造字”的传说,据研究,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之事,应该是后人对先人造字能力虚幻的想象与崇拜,这和其他民族在文字产生后对此进行“非现实描述”一样。当我们从神话还原历史现实的时候,文献不足征是最大的难题,但我们可以用辩证的、唯物的思想去衡量文字产生的过程,也就不难得出接近事实的答案。可以说,汉字从初

创、确认、使用到逐渐规范统一得到社会的承认,肯定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甚至到现在都没有结束。甲骨文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之前又经历了多长时间,之后还要延续多长时间,都是个未知数。尽管如此,汉字的每一小步演进都凝聚了几代人的聪明才智,汉字的整个演变过程,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积淀过程。

自从出现了汉字,就一定出现了相应的汉字研究。汉字从产生那一刻起,就依赖于一代代中华儿女对其的研究和改进。因此也可以说,汉字发展的历史也就是汉字研究的历史。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汉字研究从公元前几个世纪就已经开始了。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字书应该是《尔雅》和《史籀篇》。其实,早在《左传》和《韩非子》里,就有讨论文字的风气了,如“止戈为武”、“自环为私,背私为公”之类。接着,东汉时期许慎的《说文解字》成为汉字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随着汉字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东西方思想的交流,汉字研究每一个时期都表现出鲜明的特色,汉字研究蔚为大观。直至今日,汉字研究仍然长盛不衰,开拓出了新的研究领域,焕发出新的光彩。

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叫“文字学专题研究”。

起名“文字学”,其实真正应该叫“汉字学”,它研究的是汉字的性质、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在我国的传统语言学当中,文字、音韵、训诂常常并举,如今“音韵学”、“训诂学”仍然使用,那么“文字学”也已经约定俗成,没有改名的必要,读者仍可以理解。因此,我们这本书沿用“文字学”,是有点遵循传统的意味,更因为人人知其名而会其意,而没有必要改成“汉字学”。但这里仍然说明一下,我们研究的不是外国的文字,不是少数民族的文字。

“文字”既指一个个的字,也指一个个字组成的文字体系。这个体系包含了所有的文字符号、形体以及书写规则等。“文字学”其实就是以文字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它虽然也涉及具体的字,但不是去一一分析所有的字,而是只研究文字体系的一般规律。这就是传统文

字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文字”作为一个词出现,始见于秦始皇时期的《琅邪刻石》,其中有“同书文字”一句,体现了“文字”一词的连称。在这之前,文献中没有出现“文”、“字”连称的,单称“文”或“字”。清代学者顾炎武对此有过很精辟的研究,他在《日知录》中写道:“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传》:‘夫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及《论语》:‘史阙文’,《中庸》:‘书同文’之类,并不言字。”另一学者江永在其《群经补义》中又对称“字”之始作了补充:“其称书、名为字者,盖始于秦吕不韦著《吕氏春秋》,悬之咸阳市,曰:‘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此称字之始,前此未有以文为字者也。”

“文字学”的名称出现于清末民初,由学者章炳麟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中提出,他说:“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儿童占毕所能尽者,然名为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后章氏弟子钱玄同、朱宗莱根据这一思想,合编了一本《文字学》,“文字学”一名便使用开来。

以上关于“文字”和“文字学”的发端,并不是我们的理论研究所得,而是来源于杨五铭的《文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主要是叙述一下汉字研究的一些基本常识,感受汉字研究的氛围。

根据汉字的发展状况,文字以隶书为分水岭,分成古文字和今文字(现代汉字)。那么,相应的研究活动就可称为古文字学和今文字学(或称现代汉字学)。我们这本书并不是全部包容了古文字学和现代汉字学的方方面面,而是就其中的某些领域作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研究既照顾了这些领域的整体,又在其中的某些点上有详实的论述,体现笔者的心得与体会。而汉字文化学部分又跳出了传统文字学的圈子,观照当代文字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体现对学科领域新的探索。这也是我们这本书起名“专题研究”的原因。

在上个世纪末,就有人预言 21 世纪将是汉字的世纪。这个世纪最初的十年中,汉字及汉语学习就表现出空前高涨的态势,汉字学习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可见,汉字的新时代已经来临,我们汉字研究者应把握这难得的机遇,有效结合科学技术带来的便利,将汉字研究进行到底!

作 者

2007 年 5 月于沈阳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古文字学专题研究 · 1

第一节 古文字和古文字学 · 1

第二节 文字的起源 · 8

第三节 《说文解字》及古文字形体演变 · 17

第四节 古文字研究的历史概况 · 33

第五节 甲骨文字研究概说 · 38

第六节 商周金文研究概说 · 53

第七节 战国文字研究概述 · 68

第二章 现代汉字学专题研究 · 90

第一节 现代汉字的内涵 · 90

第二节 现代汉字的简化 · 92

第三节 现代汉字的整理 · 103

第四节 现代汉字的规范化 · 108

第五节 现代汉字的字形 · 120

第六节 现代汉字的字音 · 151

第三章 汉字文化学专题研究 · 161

第一节 汉字文化学的学科体系梳理 · 161

第二节 从汉字考察中国古代船棺葬 · 196

第三节 汉字与中国上古生殖崇拜 · 203

第四节 从“女神”、“女人”到“女奴” · 220

——由汉字看古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第五节 中国古代婚姻文化中的“家”规 · 231

第六节 从汉字看上古人类居所的演变 · 239

后记 · 251

第一章 古文字学专题研究

第一节 古文字和古文字学

一、古文字及古文字学的概念

所谓古文字,可以说就是古代通用而现代丧失了交际功能的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古文字作为当时某种语言的记录符号,曾经被人们应用过,但是后来或是由于某种历史原因而消亡(如美洲玛雅文字),或是因为文字本身的根本变革而被废弃不用(如苏美尔楔形文字、埃及圣书文字),其丧失了交际功能而仅仅成为后世学者们研读古代文献的工具。对世界各种古文字加以综合比较研究,从而揭示其共同规律的学问,学术界称为普通古文字学或是比较古文字学。

但就学习本书的人而言,古文字及其古文字学则有其特殊的内涵,也就是说它并不研究世界其他古文字,而仅仅研究中国的古文字。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岁月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有着无可比拟的灿烂的古代文明。远在 6000 多年前,汉民族的文字就已经开始进入萌芽阶段。沿至近日,我国的汉字本身形态虽然几经变化,但是生命力仍然十分旺盛,是世界上唯一的至今依然存在的文字体系,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前进起着巨大的作用。除汉字之外,我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一些兄弟民族,也还创造和使用过不同类型的文字,不过那些文字的出现都比汉字晚许多,其时间早的可以追溯到汉代,但是多数是唐代以来才有的,如女真文字、契丹文字、

西夏文字、八思巴文、突厥文、纳西象形文字等等,就整体而言,汉族的古文字和少数兄弟民族的古文字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古文字。但是由于在中国各民族的古文字中,以汉字的历史最古老,使用的时间最长,应用的范围最广,使用的人数最多,汉字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通行文字,因此学术界通常把古汉字直接称为古文字,而把历史上兄弟民族使用过的文字统称为民族古文字。

远在汉代,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致使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先秦的文字,所以人们就把当时已经不通行的先秦文字称为古文或是古文字了。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就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班固在《汉书·郊祀志》中说:“张敞好古文字。”可见古文字一词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我们把先秦的古文字称为古文字也是沿用了这一传统说法。

在明确了本书古文字的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出古文字学应当就是探索汉字的产生、阐明古汉字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性、研究并释读传世以及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并揭示这些古文字资料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学科。

二、古文字学研究的范围

如上所说,古文字学是研究古汉字的。就目前所知,在汉字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经历了甲骨文、商周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简化字等不同的阶段,究竟哪一段算古、哪一段算今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的学者只承认甲骨文、金文是古文字,有的学者则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产生的小篆、秦隶乃至汉隶也划入古文字研究的范畴。从文字形体结构这个标准出发,我们还是采用狭义的古文字概念,就是把秦以前的文字(甲骨文、商周金文、战国文字)视为古文字,而把秦之后的文字(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视为今文字,介于二者之间的秦代文字(小篆、秦隶)则视为近古文字。古文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其字形与本义之间的关系密切,但结构较为松散,尚未完全固定,异体字相当多,笔画很难加以精确的计

算。今文字已经方整化、符号化,其字形与字义联系松散,笔画可以一笔一划地加以准确的计算,而近古文字的字形正好处于由古文字向今文字过渡的形态。

古文字的下限既已明确,那么本书古文字学的研究范围也就清楚了。本书的古文字学研究的是殷商至战国时期的记录在各类载体上的文字,如甲骨文、商周金文、玉石文字、简帛文字等等,作为近古文字的小篆虽然不属于古文字学的范围,但由于它被公认为研究古文字的基础和媒介,所以我们也常常涉及小篆的研究,至于隶书以下的各种文字则纯属于文字学的研究范围了。至于古文字的上限,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从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考察,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相当成体系的文字,但是甲骨文之前必定会有更古老、更原始的汉字。近年对原始汉字的研究有所加强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记录原始汉字的载体恐怕大多湮没于地下,荡然无存了,人们所能看到的材料还是非常有限的,加之所见到的大多是单独的形体,尚不足以作为古文字研究的一个分支,所以本书暂定古文字的上限为甲骨文。

三、古文字学的性质及作用

我国古代的古文字研究,要么是传统小学的一部分,要么是金石学的附庸,只是由近代开始,古文字学才摆脱了附庸的地位,逐渐发展成为介于语言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一门独立的学科。

王力先生曾指出:“古文字学在语文学中,可算是异军突起。……它已经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而进入历史学和考古学的领域。”^①由于古文字学的特殊性,在目前国内高校中,有的将其归入中文专业,有的则将其归入历史专业,甚至是考古专业。从本质上说,古文字学应该属于语言学的范畴。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是辅助语言的社会交际工具,可以将语言记录下来传达给生活在

^①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的人们,古文字是记录古汉语的,所以古文字学可以说是古汉语的一部分,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然而古文字学又与历史学考古学血肉相连,因为古文字绝大多数附着于地下出土的材料之上,它所记载的史实可以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对其中的经济史、古代史、地理史、哲学史、法律史、文学史、音乐史、美术史、语言学、古文献、考古学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成为重构上古史的主体部份,所以历史学、考古学也把古文字作为学习研究对象。从这一点上来说,古文字学实属于工具课的性质。

我国的古文字研究是世界古文字研究中诞生最早的。世界各国对各类古文字的研究大体开始于近代,而我国古文字研究最迟在战国时代就萌芽了,有的探索汉字起源,有的分析汉字结构,虽然比较零星,但毕竟开了研究的先河。另一方面世界上其他古文字均为死文字,解读起来极其困难,而汉字则是世界上几千年来唯一保持着完整体系、古今绵延不绝的文字,所以我国的古文字研究便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国际上探讨文字的起源以及古文字的一般问题,都有赖于我国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加之现今国际上的研究成果表明,汉字比其他拼音文字无论是利用电脑记忆,还是人的大脑记忆都有自己的长处,可见汉字的形成和存在都有其相当科学的原理的,我们研究古文字还可以阐发其科学性,进而推动汉字的普及,提高汉字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单单对于我国来说,古文字资料的释读也依然具有相当大的作用,传世与考古发掘出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玺文、货币文等等,其中有些资料本身既是历史文物又是历史文献,都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如商代的历史,文献资料极其有限,主要是根据当时的甲骨文和金文的材料,才使商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其意义常常远非其他文物所可比拟。比如1976年发掘的“殷墟五号墓”,如果没有出土铭文与甲骨文相印证,就不可能确定它是商代“妇好墓”。又如1965年发掘的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竹简一批,乃墓主昭固生前有关疾病一类的札记,另出土有置于死者身旁的一把越王勾践剑,考古发掘单位根据器物排列定为春秋墓。中山大学古文字学

研究室楚简整理小组则根据对竹简文字的研究,考订了昭固即史籍所载的昭滑以及楚灭越事件,确定了此墓年代在公元前 309 - 278 之间,是战国中晚期墓葬,后经考古工作者对出土文物进行 C^{14} 测定,所得结论与此完全一致。如果没有古文字学的参与,这些问题的顺利解决是很难想象的。

古文字资料是上古汉语的真实记录,古文字学对探索汉语语源、汉字本义、研究上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是极其重要的。王力先生就曾强调古文字学是我国语言学的“三大优势之一”^①遗憾的是我国的语言学界对此尚缺乏足够的重视,古汉语、汉语史的教科书讨论上古汉语往往从《诗经》、《尚书》开始,根本不顾及更早的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因而常常给汉语研究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比如汉语史学界过去通常认为汉语被动式的产生是在春秋以后的,但实际上不仅西周金文存在被动式,而且甲骨文也已经出现被动式。^②再如古文字中保存了大量的象形表意字,在很大程度上还体现着造字时的本义,用以纠正字书词典解说的错误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如“为”字,《说文》根据小篆解释为“母猴也”,但实际上这个字甲骨文金文中表现的均是以手牵象令其服役之形。又如“保”字,《说文》解释为“养也”,这仅是引申义而非本义,本义只能在古文字材料中找到,甲骨文金文中的字形皆是负子于背的形体,后来扶住小孩的手脱离了本体,简省为一撇罢了,其造字的本义就湮没了。有的字在字书或典籍里虽然还存在着本义,但已经颇难理解,这就需要古文字资料来说明了。如《楚辞·天问》:“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注:“若,顺也”。为什么“若”可以训为“顺”呢?原来“若”字在甲骨文中正象女子踞坐于地而伸出两手理顺自己头发的样子。在语法方面正如裘锡圭所说:“古汉语里的很多语法现象都可以在甲骨文中

①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第420页。

② 参看杨五铭:《西周金文被动句式简论》,《古文字研究》第7辑,1982年。

找到最古的例子。”^①如词性活用的现象不仅在传世文献中有,在甲骨文里就很普遍,如“雨”字,可以作名词(“有雨”、“亡雨”、“遭雨”),又可以作动词(“其雨”、“不雨”、“允雨”)。名次活用为动词的现象如“王勿西”,“西”字的用法与《史记·项羽本纪》“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中的“西”字用法完全一样。^②

研究古代经济,时代越早资料越贫乏,研究起来相当困难,主要的还得依靠地下出土的材料,才能得到补充。关于西周时代的土地制度,文献中记载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们之前只知道土地公有,不准买卖。但是我们根据古文字资料就可以得知,早在周穆王时代就已经出现租田和易田现象了,陕西岐山出土的“裘卫四器”就有详细的记载。再就是有关货币制度的研究,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朋》中论证了贝开始为脖子上的饰品,到了商代末期才转化为货币。这点除了能够被考古发掘所证实外,甲骨文、金文中也可以证明,如金文遽伯曶卣说:“遽伯曶作宝尊彝,用贝十朋又四朋”,这是贝用作货币使用的明确记录。货币的另外一种形式——布币,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只能断定是战国时期出现的,但是布币是战国时期才产生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西周晚期金文曶卣说:“尸白宾曶贝布”,而且《诗经·氓》还说:“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可见布币最迟在西周后期就产生了。

古文字学与古文献学二者的关系更为密切,现在我们知道,先秦典籍主要是用古文字写成的,而汉代的人们已经不太认识先秦的古文字了,先秦的典籍传到汉代时,人们使用当时的隶书加以隶定,加上经过历代传抄,时间跨度达千年以上,其中的讹误实在是难以估计,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见的《诗经》、《尚书》、《史记》、《汉书》等等史料远非其本来面目。要修正这些史料中的错误,证明它的可信程度,补充它的不足,我们只有依赖传世以及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比

① 裘锡圭:《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中国语文》,1979年第6期。

② 参见陈炜湛《卜辞文法三题》,《古文字研究》第4辑,1980年。

如《尚书·牧誓》的记载,武王灭商是在“甲子”之日的早晨,以往这么说但只有孤证,后来在1978年陕西临潼发现了西周初年的铜器——利簋,经过古文字学家的考释,我们知道利簋铭文记载了“武王征商,唯甲子朝”这样的史实,进而可见《尚书·牧誓》虽然经过两千多年的辗转传抄,但其所记的灭商时间仍是可靠的。运用古文字资料来考订文献、辨明史实方面,王国维是杰出的代表,他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中考释出一系列殷代先公先王的名字,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述的殷世系是基本正确的,同时也订正了其中的错误,如《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王朝的先祖有“报丁、报乙、报丙”,在甲骨文没发现之前,古代的学者们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甲骨文发现之后,王国维就发现了比较完整的殷世系,“三报”的顺序应该是“𠂔(报)乙、𠂔(报)丙、𠂔(报)丁”。一方面订正了《史记》的错误,另一方面还表明“报”字原来是写作“𠂔”的,如果没有甲骨文,《史记》这个错误恐怕永远也无法得到纠正。此外于省吾的《诸子新证》、《诗经新证》、《尚书新证》等著作,也都是用古文字材料来校勘或印证古籍的范例。于省吾曾经说:“我们有时看到敦煌发现的古钞本或宋元刻本,其文字偶有异同,便视同秘笈,诧为瑰宝,然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量古文字,如果与地上史料相印证,基本可以恢复先秦典籍的真面目,较之古钞本与宋元刻本的珍贵又当如何呢?”^①我们认为也是这样,要想提高先秦典籍的整理水平,就必须注意利用古文字材料,就必须提高古文字的研究水平。

古文字资料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也具有相当大的、不可比拟的作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人几乎都是从《诗经》谈起,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比《诗经》更早的西周金文乃至甲骨文早就蕴含着中国文学的雏形。金文中有大量韵文如天亡簋、墙盘、虢季子白盘等等读来都是琅琅上口的,不夸张地说完全可以与《诗经》媲美。甲骨文中也

^① 于省吾:《从古文字学方面来评判清代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的得失》,《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

有一批带有文学修辞色彩的精彩片段,如“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新缀》426)反复吟咏,格调与汉乐府民歌《江南可采莲》如出一辙。

除此之外,古文字资料中还记载了大量的古代民族史料,如甲骨文中的鬼方、人方,金文中的夷等等。还有宗教资料,如甲骨文中的祖、土、社、牝、牡等都是原始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甲骨文中还有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日食、月食、彗星等等的记录……。

古文字资料是一座有待深入发掘和研究的宝库,而古文字学则是打开宝库的钥匙。古文字学这门学科的历史悠久,自汉代以来就有人研究,但是现今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而且新出现的古文字资料越来越多,越来越珍贵,这都需要有新鲜的血液加入到古文字研究的队伍中来,才能推动古文字研究的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节 文字的起源

一、文字与语言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语言起源于从猿向人的转变过程中,与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恩格斯就曾经指出:“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清晰的音节。”^①郭沫若先生也曾指出:“文字的形成无疑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实践中逐步发明创造出来的,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

^① 《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2页。